

4266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39
01304 49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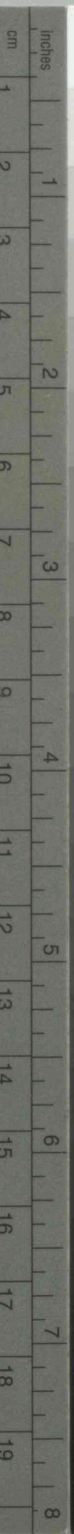
S #
193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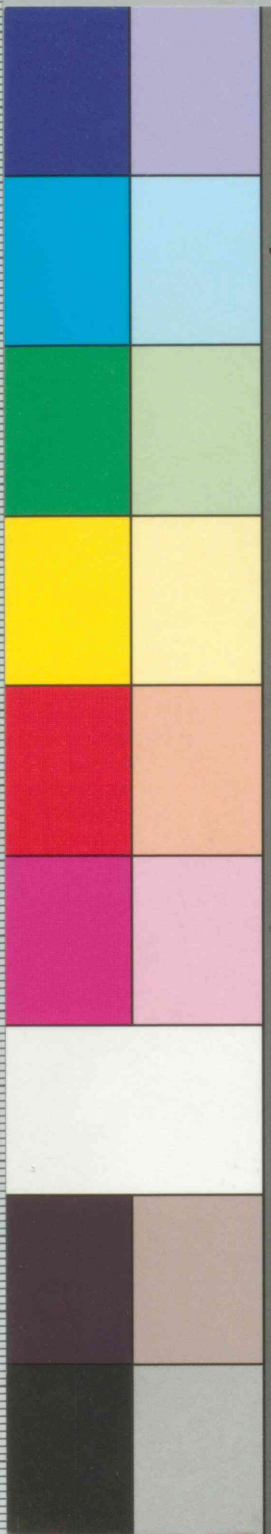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新修 近古史談鈔

新制版

全

近古史談鈔



御挨拶

御経過は如何ですか。私共は御稜威の下皆様の尊くも輝かしい御軍功に守られつゝ、専心出版の業務に携つてゐる者です。私共の使ふ一枚の紙にも國恩の餘光と、皆様の息吹きを感じて感謝の心で一杯です。この感謝の微意を、近く出来ました私共の団体、大日本出版報國團の發足を機に、圖書に托して御贈りいたします。幸ひ皆様の療養の餘暇に御愛讀を得ば、私共の喜びこれに過ぎ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今や大東亞戦争は、日増に苛烈の度を加へ皇國の隆替懸つて今日にある秋、一意再起奉公を念願してゐられる皆様に續ひて、私共業者も益々切磋琢磨して、戦ひに勝つための出版に精進致します。皆様の再起の日の一日も速かならんことを祈念しつゝ御挨拶といたします。

昭和十八年十月

献納者氏名

傷病將士の皆様へ

抄

版

広島大学図書

0130449515



例言

- 一、本書ハ師範學校・中學校國語漢文科下級學年用ノ増加教材トシテ課スルニ適セシムルヤウ、前ニ發行シタル新修近古史談鈔ヲ校訂補修シタルモノナリ。故ニ成ルベク正讀本ニ採録セラレタル材料トノ重複ヲ避ケ、紙數ヲ節約シテ實效ヲ多カラシメタリ。
- 一、本書ハ右ノ如ク師範學校・中學校用教科書トシテ編纂シタルモノナレドモ、亦實業學校國語科ニ於ケル漢文講讀用教科書トシテモ適當ナルベシ。
- 一、取材ハ生徒ノ心情ニ適合シ、士氣ヲ鼓舞シ、徳性ヲ涵養ス

例言

簡野道明編

新修 近古史談鈔

新制 版

広島大学図書

0130449515



例言

一、本書ハ師範學校・中學校國語漢文科下級學年用ノ増加教材トシテ課スルニ適セシムルヤウ、前ニ發行シタル^{新修}近古史談鈔ヲ校訂補修シタルモノナリ。故ニ成ルベク正讀本ニ採録セラレタル材料トノ重複ヲ避ケ、紙數ヲ節約シテ實效ヲ多カラシメタリ。

一、本書ハ右ノ如ク師範學校・中學校用教科書トシテ編纂シタルモノナレドモ、亦實業學校國語科ニ於ケル漢文講讀用教科書トシテモ適當ナルベシ。

一、取材ハ生徒ノ心情ニ適合シ、士氣ヲ鼓舞シ、徳性ヲ涵養ス

ルニ足ルモノヲ選ビテ、講讀ノ間ニ各自ノ人格陶冶ニ資スル所アラシメントシタリ。

一、頭註ハ生徒ノ自修ノ場合ヲ考慮シテ、人名地名ヲ始メ、難解ト思ハルル名物音義等ニ互リ、一一略註ヲ施シテ講讀ノ便ニ供シタリ。本文中ニ挿入セル地圖肖像圖畫筆蹟等モ、講讀ノ際ノ理解ヲ助ケ、興味ヲ惹カンガ爲ナリ。

昭和十四年八月

新修 近古史談鈔 [新制版] 目次

織篇第一

- 織田公納_ル諫
- 右府營_ム皇宮
- 無雙道化_ム
- 倒勳狀_{カヘンカンシヤウ}
- 米田某
- 岩間大藏
- 甲越用兵之異
- 藝侯戒_ム諸子
- 細川藤孝

破缸柴田

梶川彌三郎

大緩山

仁科信盛

山内一豊妻

厨人坪内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豊篇第二

拏鞋奴

二二

歌人幽古

二三

賤嶽之役

二四

羽柴氏神速

二六

石田三成

二七

島左近

二七

花房職之

二八

豊公賜首鎧忠勝

三〇

利休訪蒲生氏

三三

附記

三四

千利休

三四

上杉景勝

三五

太閤觀五老刀

三六

韓國多虎

三七

太閤薨ズ

三八

太閤雜事

三九

加藤嘉明

四二

岡野左内

四三

清正讀ム論語

四四

飯田覺兵衛

四六

戶川肥後

四七

塙團右衛門

四八

雲居和尚

四九

德篇第三

石川八左衛門

五二

鈴木久三郎

五三

蜂谷半之丞母

五四

重次破釜

五四

長湫ナガノ之役

五五

濱松夜話

五六

鶴章繡衣

五八

北條氏贈蜜柑ヲ

五九

酒井金三郎

六〇

關原之役

六一

平塚因幡

六二

佃十成ツツノカネナリ

六三

雨降地固ツツヅメル

六六

避雷符

六六

雛僧三條	六七
老嫗失 _ス 火 _、	六九
一生四十八戰	七〇
本多氏絕命詞	七一
天野清節	七二
成瀬奇獄	七三
大窪佳譚	七四
奇童	七五
土井利勝	七六
酒井忠利	七七
松平信綱	七八
太田某	八〇
本多三彌	八一

賢媼	八二
台徳公美事	八四
紀公生母	八五
南龍公	八六
阿閉掃部 <small>アトビカモシ</small>	八七
杉田壹岐	八九
大猷公寬仁	九一
黃門義公	九二
附載 正俗字及同字一斑	

織篇一織田氏篇ノ略稱。

右府一右大臣。平手政秀一中務大輔ト稱ス。天文二十二年諫死ス。信長時ニ年二十。番ニ留。藉藉一評判ノ高キコト。

新近古史談鈔 [新制版]

織篇第一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手政秀、驟諫、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_レ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



織田信長像

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悔感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治平金訓常山紀談）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羣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

躁急一性急躁ハ
靜ノ反。
感感一ウレヒ、イ
タムサマ感音セ
キ

宮闕一皇居。
茨牆一イバラノ
垣根一説ニハマ
ビシノ垣茨音シ
搏一音タン訓一マ
ロメル



信長印
(天下布武)

闕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饑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盤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幘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辦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老人雜話武野燭談）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雙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

禪一音タン單衣
(ヒトヘ)
瑣尾一衰微ニ同
ジオチブレル。
煥然一明カナル
サマ。

平野某一通稱與
兵衛齋藤氏ノ臣
款接一ヨロコビ
マジハル款音ク
ワシ
從容一ユツタリ
トシタルサマ。

右府營皇宮 無雙道化

餘喘—餘命ナリ
喘音「セン」
淡—音「セ」フ訓「ア
マネシ」

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
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
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
「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常山紀談〕

勳狀—感狀

刀癩—カタナキ
ズ
鏃—音「シヨウ」訓
「ツク」ツキ刺ス



上杉謙信像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
某往說焉謙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
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
人有刀癩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
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鏃

倒勳狀

爾時—ソノトキ
綠綿戰袍—萌黃
ノ胸肩衣ナリ

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
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
世謂之倒勳狀
〔常山紀談〕

米田某

佐久郡—信濃ニ
在リ村上義清ノ
領地
竹牌—矢ヲ防グ
タメニ作レル竹
東牌音「エイ」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



武田信玄像

以竹牌自蔽環列爲牆俄而信玄
欲分其陣爲兩隊使三井甲米田
乙遙傳令於別將飭富板垣二氏
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
請從牌內行三井曰苟畏矢丸何

噤一音キン一ロヲ
ツグム。

辭令一言葉ヅカ
ヒ。

魁梧一身體ノ壯
大ナルコト。
儼然一イカメン
キサマ。
西域一支那ノ西
方諸國ノ總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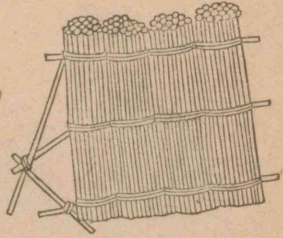
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爲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三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三井乃大慚服。
(武將感狀記)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爲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爲金、則人性怯

鼓鑄一音「コ」シウ
金鐵ノ類ヲトカ
シイル。鼓ハ鼓排
「ライ」ヲ動カシ
火ヲアフルナリ。
鑄通音「テウ」
礮一砲ニ同ジ。
惴惴一恐ルルサ
マ。惴音「ズキ」
幡然一コロリト
カハルサマ。幡音
「ハン」

拏槍夫一「ヤリ」モ
チ「拏」音「ダ」
「拏」ハ俗
字。



竹牌圖

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明良洪範)

甲越用兵之異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爲兩隊。當是時、拏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

岩間大藏 甲越用兵之異

申明一クリ返シ
クリ返シテ明
カニス。
約略一 大略ナリ。

申明約束其戰罷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
戒之故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
一家
用兵約略矣。(武將感狀記)

元龜二年(三三二)

糾一音キウ「アツ
メアハス。

濟一音セイ「成テ
スナリ。

藝侯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



毛利元就像

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
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
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
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
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

元就一隆元「輝元
隆景(小早川)
元春(吉川)

藤孝一丹後國田
邊ノ城主、削髮シ
テ幽齋ト號ス。
摺紳一貴顯ノ人
ヲイフ。公卿等ヲ
指ス。

領一音ガン「訓ウ
ナヅク」
執一捕「トラフ」ナ
リ。

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
元就悅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常山紀談)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摺紳婦女之技、
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
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
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久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延志
果年盤、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
奧妙、至窮古今集祕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良將達德鈔)

長光寺城一近江國蒲生郡一在リ。佐佐木承禎一近江國觀音寺城主。

盃一音クワン「手ヲアラフ。

色然一驚キテ顔色ヲ變ヘルサマ。眉尖刀一薙刀。鐵一音タイ「槍矛等ノ石突イシヅキ。吶喊一大聲ニワメク。鬨ノ聲ヲアゲル。潰一音クワ「イ「クヅシツブス。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怪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盃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盃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鏃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

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爲破缸柴田。
(常山紀談)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槇島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夫、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餒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



破缸柴田 梶川彌三郎

濟一音セイ「訓「ワタル。渡リキルナリ。

上游一水カミ。餒一音キ「訓「クラハス。

勝敵初梶川好博奔爲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
(武野燭談常山紀談)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大緩山猶言懶惰輩也
或云大緩山江州山名信長蓋借以目此輩也

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陣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

懶惰一音ラン「ダ」ナマケオコタル朝倉義景一越前國ノ領主刀根山一近江北境ニ在リ

丑刻一午前二時頃

關二關

勝頼一武田信玄ノ子高遠城一信濃國伊那郡ニ在リ批一音ヘイ通音「ヒ」キル。剝一音ハク「ケ」ヅル

不動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緩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常山紀談)

仁科信盛

仁科五郎信盛勝頼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旦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剝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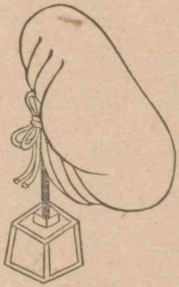
大緩山 仁科信盛

渡邊金一 金太夫
照今福安一 安左衛門
門 諏訪莊一 莊右衛門
大廳一 玄關ノ大廣間

紅縞甲一 ヒヲド
シノヨロヒ 縞音
「タウ」

袂桶一 音「ヘウ」カ
ク「フスマ」シヤウ
ジ

田備中春日河内渡邊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
逆戰于大廳。縱橫交擊、劍光散火。世子
信忠、負金襴保侶衣。俗作母衣。按三代實錄
小野春風奏請曰、介冑
雖薄、助以保侶、請縫造調布保侶衣
千領、以備不虞、則作保侶衣爲是。倚屏外桐
樹、指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十餘、著紅縞甲、提眉尖刀、呼曰、
「身是諏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戰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
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雨下。信盛度不脫、
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袂桶而死。時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
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尙存刀
痕云。（常山紀談）



保侶衣圖

一豐一 後土佐守
トナリ 二十四萬
石ヲ領ス
笹仕一 初メテ仕
フルヲイフ 吉凶
フルヲナヒテ仕
フル義 笹音「ゼイ」
流涎一 ヨダレヲ
ナガス 深ク羨ム
義涎 音「セン」
鏡匳一 カガミバ
コ匳音「レン」
比來一 近ゴロコ
ノ頃
簡馬一 馬ヲ檢閱
スルコト 簡ハ閱
ナリ

山内一豊妻

山内猪右衛門一豊、始笹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
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
者將牽馬徒還。一豊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
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豊一人之
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
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辦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豊前。一
豊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
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
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
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

嶽翁一妻ノ父、
嘶一音、セイ「イナ
ナク。

上國一東國ニ對
シテ京畿ヲ指ス。
釋一褐一布衣ヲヌ
ギステテ初メテ
君ニ仕ヘル。

三好氏一足利將
軍ノ管領細川氏
ノ家宰。
菅谷九一、九右衛
門、
市原五、五右衛
門、
七五三、一七、廿五

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
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嶽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
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
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二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
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恥。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
非常之舉、以一洒我恥。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
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藩翰譜、常山紀談)

廚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廚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為說
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為

茶三獻、是ヲ饗膳
ノ正式ト為ス。

吃食一舌ウチシ
テクラフ。吃「賣ク」
吒ニ同ジ。

和羹一政治ヲ料
理スルニ喻フ。
羹一羹
人莫不ニ飲食也
云云一中庸ニ出
ゾ。

廚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
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
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
每品吃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祿之。坪内
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為淡泊無味。今日所
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為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
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常山紀談)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技倆、為設演射場、卜

猖獗一ワルツヨ
シ。逡巡一シリゴミ
スル。却一却

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不能中也。信長不憚。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逡巡不進。當此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爲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於技也。嚮之不中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備前老人物語)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翦十指甲。使侍臣收其翦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翦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

指甲一爪。
翦一剪

徒爾一イタヅラ
ニ。爾ハ助字。
少選一シバラク
ノ。聞少焉ニ同ジ。

長爲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爲軍之善謀。汝如今退。可謂能知兵機者。(備前老人物語)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

森蘭丸一可成ノ
子名ハ長定。
闔一音カフ訓ト
サス。
戛然一カタリト
音スルコト。戛音
「カツ」

右府察微 森蘭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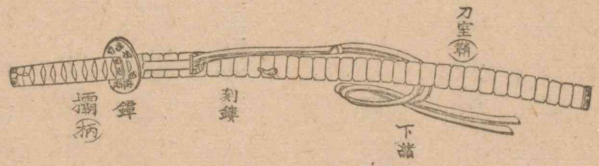
徒然一何事モセ
ヌコト。

款紋一キザミ模
樣。款音クワン

靨一音シヨ訓ウ
カガコ

暗射一ソラニテ
言ヒアテル。

誠慤一マジメニ
テ正直ナルコト。
慧音カク誠ナリ。
明智光秀一丹波
國龜山ノ城主。



信長佩刀

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
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
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矣。又嘗奉信長
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
記其數。信長觀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
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
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
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
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
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恥。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慤、不
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

本能寺一京都六
角通ニ在リ。

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事也。不及今誅
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爲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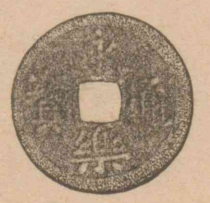
(鳩巢小説常山紀談)

豐篇一豐臣氏篇ノ略。
 鞋一音カイ通音「アイ訓クツ」ニコハ「ザウリ」
 中邨一今名古屋市中區ニ編入セラル。邨一明ノ成永樂錢一明ノ成祖ノ永樂中ニ鑄シタル錢。我が邦ニモ通用セリ。
 匹一音ヒツ通音「ヒキ」一匹ハ錢ニ十五文。
 蠶線針一木綿針。清洲一織田氏ノ居城。尾張國春日井郡ニ在リ。
 津島一尾張國海部郡ニ在リ。
 濱松一久能一並ニ遠江國ニ在リ。
 松下嘉兵一嘉兵衛之綱。今川氏ノ臣。

豐篇第二

拏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爲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正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蠶線針、於清洲而來、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攜以歸、爲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爲



永樂錢

攜リ携
 内豎一近習

數一類ナリ、シバシバト訓ム。

負縁一音インニエ
 ンタヨルツテヲ
 求メテ進ムナリ。



豐臣秀吉像

其郷人仕織田氏者、某爲拏鞋奴。無幾爲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太閤素生記)

歌人幽古

拏鞋奴 歌人幽古

毛利氏一輝元。

浴罷上ヨクシヤ
ミト訓ム入浴シ
テ後ノ意
堀久太一久太郎
秀政。

黑田孝高一如水
軒ト號ス。

賤嶽一近江國ノ
北境ニ在リ。

織田右府之遇弒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盡收金銀以爲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爲如何、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綻雨拆、自嬌招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爲觀花之始耳、
（川角太閤記）

賤嶽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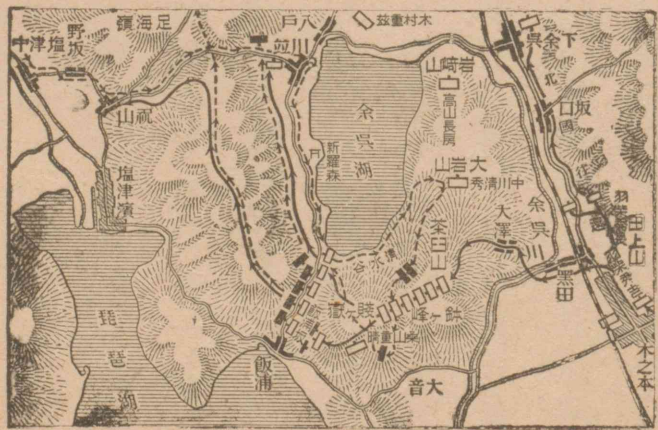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

中川清秀一攝津
國茨木ノ城主。
神子田半左一半
左衛門。

大聲呼曰、明旦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

長政一黑田孝高
ノ子、小字ハ吉兵
衛。

「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
（武將感狀記）



賤嶽戰圖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作間一佐久
 閑作ル越前ノ
 國主柴田勝家ノ
 將
 傲然一オゴリ高
 ブルサマ
 大垣一美濃國安
 八郡ニ在リ
 柳瀬一賤嶽ノ北
 二在リ即チ中川
 清秀敗死ノ地
 張子房一張良漢
 ノ高祖ノ謀臣
 煌煌一光ノ明カ
 ナルサマ
 七槍一加藤清正
 福島正則加藤嘉
 明平野長泰脇阪
 安治片桐勝元糟
 谷武則

越將作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爲無敵己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瀬敗聞、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快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爲公所先耶。明旦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旦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常山紀談）

石田三成

行童一寺ノ召使
 ノコドモ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攜歸以爲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爲五奉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武將感狀記）

島左近

水口一近江國ニ
 在リ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島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

外套—衣服ノ上
ニ著ル被(オホヒ)
ココニテハ羽織
ライフ。套(音)ダウ

嘔啞—音(オウ)ア
鳴リモノノ音ノ
カマビスシキサ
マ。

顛—氣ガクルフ。
佛然—顔色ヲカ
ヘテ怒ルサマ。

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以能雷耳。公
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爲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
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常山紀談)

花房職之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
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
怪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
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爲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佛然
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
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

道—言ナリ。
長東大藏—大藏
少輔正家。五奉行
ノ一人。

倉皇—アワテル
サマ。
嫚罵—アナドリ
ノノシル。

面刺—面前ニテ
ソシル。

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
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
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閒入白、豐公聞之、怒甚。遽呼曰、秀家
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
夫匹夫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
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
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
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
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
孤之爲此、未必爲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
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

最明寺時頼一鎌倉ノ執權相模守北條時頼創髮シテ最明寺ト稱ス。薦事一法事ヲイフ。乞巧一音キツカハ僧侶ヲ指ス。涓滴一水ノシタタリ物ノ微小ナル賢。

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頼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不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巧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頼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爲軍師。永畱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古老雜話良將達德鈔)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奥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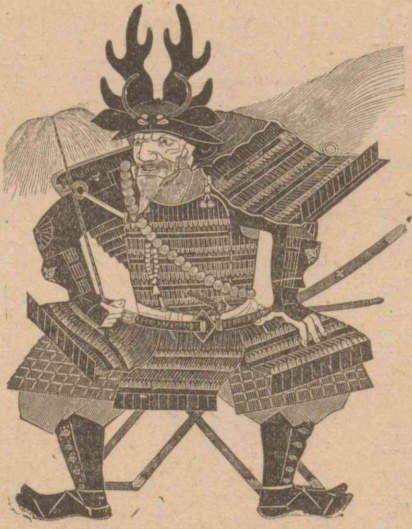
本多忠勝一德川家康ノ臣。

廳南一上總國長生郡ニ在リ。

廳一揚ニ通ズ。

中書一中務ノ唐名。長湫一尾張國愛知郡ニ在リ。廳擊一急ニ勢ヨク擊ツ。廳音ヘウ。

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爲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



本多忠勝像

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爲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偏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颺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

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竝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冑。下

豐公賜首鎧忠勝

稻葉伊豫一伊豫
守一徹。
籛籛一盛ナル形
容。籛。音。ソク。
粉。音。コナゴナ
ニクダク。轟ハ碎
ニ通ズ。
縱一音。シヨウ訓
「ユルス」ユルシニ
ガス。
侑一音。イウ訓「ス
スム」
夸一誇ニ通ズ。

鞍飲馬於河間渠爲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
籛籛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粉壘不
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
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
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
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
內之名者孤力亦爲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
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
量但臣爲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聞
之、不憚而罷。 (良將達德鈔)

蒲生氏郷一岩代
國會津城主。
茶博一茶道ノ宗
匠。

利休一千宗易ノ
號。泉州堺ノ人。茶
道ヲ以テ秀吉ニ
仕フ。
法然一涙ノ流レ
ルサマ。
賡歌一人ノ歌ヲ
次ギテウタフ。賡
音カウ

福田某一長右衛
門。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郷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郷示其所自詠曰「限有
盤吹禰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花自落豈
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泫然流涕曰「嗚呼



利休千像

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
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奴
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

剛勇而不能防害也。 (備前老人物語)

氏郷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視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
朝鮮」蓋知爲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

所願。豈不惜乎。」（治平金訓）

附記

氏郷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郷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為己。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常山紀談）

千利休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畱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

左海—今ノ堺市ナリ。
盧陸—盧全ト陸羽ト。並ニ唐ノ人ニテ茶事ニ精シ。
瀟灑—音「セウ」シヤ「サツ」バリトシテ清ラカナルコト。

其一樹、則墜葉飜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祕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明良洪範）

上杉景勝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尙臥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隊伍、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

黃門—中納言ノ別稱。
上杉景勝—謙信ノ嗣子。
肅肅然—ツツシミテ、シヅカナルサマ。
胡孫—猿。
點頭—ウナヅク。頭ヲフリテ禮ヲスル。

莞然ニツコリト笑フサマ。

五老一徳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ノ五大老ニ在リ。伏見城一山城ニ前田玄以一五奉行ノ一人。

江戸納言一犬納言徳川家康。矜飾一ホコリカザル。見エヲ張ル。又左一前田又左衛門利家。樸茂一飾リ氣ノナキコト。

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顔唯此一事云。

(治平金訓)

太閤觀五老刀

豊公在伏見第。偶出外廳。觀數口佩刀。挂在架上。蓋大老諸公所脫也。公笑顧前田玄以曰。我且暗射其爲某某刀。汝默而聽之。其金飾者秀家也。寸過度者景勝也。革纏其柄者利家也。柄室皆異樣者輝元也。而素朴無華。製造不異常者。是爲江戸納言耳。玄以驚曰。一如尊命。不知殿下何以知之。公曰。夫秀家矜飾。凡事好佳麗。而上杉之剛武喜長劍。自其父時而然。又左起卑賤。領大國。而樸茂之性不改其初。毛利氏

之好奇偉。則不但劍佩也。唯江戸納言沈勇而有。大度。武庫兵森然。其所恃者不在一劍。吾是以知之也。

(常山紀談)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加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天明從圍其山。有一大虎。擗排茅葦而進。清正負嶋。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技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輒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廄食馬也。菅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髀。虎轉身而逼。政利殆危。有

森然一オゴソカニナラビ立ツサマ。

擗猛一音ダウマウアラシク。ウアラアラシク。タクケシ。人立一人ノ如ク立ツ。輒轉一ネガヘリスル。全義館一忠清道ノ北邊ニ在リ。破曉一夜アケ方。攫一音エイセマリ近ヅク。

後藤基次一長政ノ臣。眉心一眉間ニ同ジ。擊獸一猛キケダモノ。擊音「シ」

慶長三年(三五八)

聚落第一京都西陣ニ在リ。

孝藏主一太閤ノ侍女。比丘尼タル者。

一士來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爲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擊獸爭雄。吾所不取也。」(常山紀談)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晌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峯。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澁。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

船二躬木下侯一肥後守木下家定。長嘯子ト號ス。

「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尙傳在木下侯云。」(明良洪範)

太閤雜事

小牧一山ノ名。尾張東春日井郡ニ在リ。伏水一美濃國ニ在リ。前田德善院一前田玄以。尙一加ナリ。

伏水一今京都市伏見區ニ編入セラル。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入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褰衣撫臂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爲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尙乎我者耶。」(武野燭談老人雜話)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曰「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耳。汝等能解乎。皆曰

「不解」公乃曰、世事顛倒矣。無袖者在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警孤矣。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與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佐野天德寺了伯
二鬚一信玄謙信ノ二人共ニ僧體ヲナシタレバイフ鬚晉コンカミヲソル

率然一ニハカナルサマ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鬚在乎、一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鬚之幸耳。〔責而者草拾遺治平金訓〕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常山紀談、武野燭談〕

城一山城國
茶禿一茶坊主禿晉トク
草一萱ジシキノ
采一採ニ同ジ

聲一萱ケイ盡ナリ
摠攬一萱ソウラ
心ヲシテ已ニ服
セシムルナリ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使者曰、持此往矣。〔武野燭談〕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松數株。既而生葦、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之、聚樂第。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葦生於數月間耶。及其狃而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葦多生、太不可。〔武野燭談〕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而罷。蓋皆所以摠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老人雜話、武野燭談〕

管一常ナリ。
鍾子淺碟一サカ
ヅキト小皿ト碟
音テコ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磁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磁鍾子淺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爲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爲洩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願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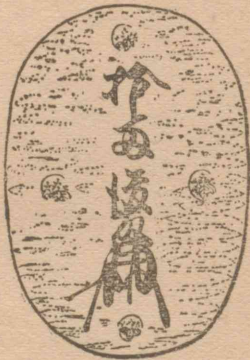
(明良洪範)

浦生秀行一氏鄉
ノ子會津城主

枕藉一枕シテヨ
リカカル藉音シ
ヤ

屏當一物ヲカタ
ヅケル

信宿一ニ夜ドマ
リ



判大 (一分三約)



判小 (一分二約)



銀丁 (一分二約)



銀分一 (二分三約)



岡野左内

岡野左内、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仕浦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内好貨殖、家資累巨萬、每月二三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身枕藉其中、以爲樂焉。人皆賤之。偶鄰閭有鬪者、有人來告。左内不暇、屏當直往和解之。信宿而返、則黃白猶散在室中。衆始服其宏度。先是關原兵起、左内

忠郷一參議忠郷秀行ノ子

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需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內大奇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內後稱越後守。仕至忠郷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三萬兩於忠郷。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之。
(增補武邊談)

清正讀論語

前田亞相一大納言利家
浮田一秀家
淺野一幸長
曾子一孔子ノ弟子會參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阪。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

託六尺之孤一論語泰伯篇ニ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トアリ六尺之孤トハ十四五歳ノ孤兒ヲイフ
惘然一オソレツツシムサマ。惘音「テキ」
瞞一音カン。覬ウカガフナリ



加藤清正像

謂之忠臣矣。余當時嗜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惘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船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

敬主一正道

同筆蹟

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闢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

抹卷上。清正復座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明良洪範)

飯田覺兵衛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爲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侯之舊將也。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座，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癢。遂爲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爲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常山紀談附錄

蹂躪一音「ジウ」リ
ン「フ」ミニ「ジ」ル。
八道一京畿、黃海、
平安、咸鏡、江原、慶
尙、忠清、全羅。

戶川肥後一肥後
守秀安。

下從一地下ニ從
フ義。

塵一音「シユ」オホ
ジカ。其ノ尾ニテ
拂子（ホツス）ヲ作
ル。故ニ拂子ヲ塵
尾トモイフ。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旦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爲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



拂子圖

僧揮塵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況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

爽然十サワヤカ
ナルサマ。爽音サ
ウ

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武將感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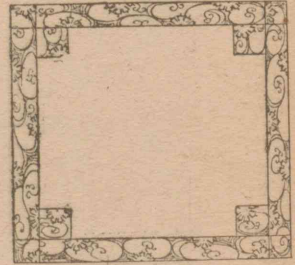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爲銃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亡命。畱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畱。高飛天地一閑鷗。
加藤氏時領豫之松山。故曰江南。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爲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履。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憐而敬焉。嘗與

亡命一逃亡スル
コト。命ハ名ナリ。
名籍ヲ脱スルナ
リ。
妙心寺一今京都
市ニ在リ。
草履一藁グツ。屨
音ク
化飯一托鉢スル
ヲイフ。

齋請一法事ノ招
待

大阪之役一元和
元年(三三三)
治任一旅行準備
治ハ整理任ハ行
李ノ擔
國主一伊達政宗
青野原一美濃國
不破郡ニ在リ。
不腆一粗末ノ意
腆音テン厚ナリ。
腰纏一財布。
御一禦ニ通ズ。



座具圖

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尾。感歎。

(武邊咄聞書)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阪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奥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

塙團右衛門 雲居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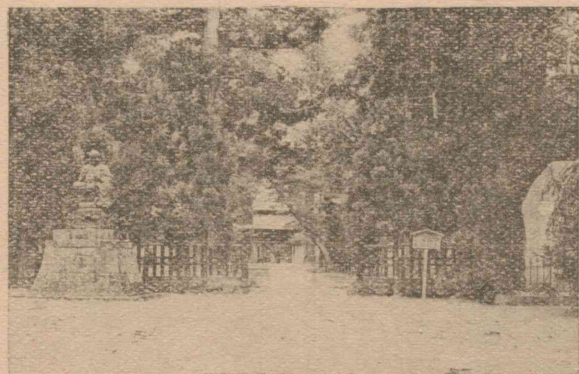
緇徒一僧侶。緇音「シ」黒衣ヲイフ。

惻然一アハレミイタムサマ。

羅拜一竝ビメグリテ拜スル。

貧道一僧侶ノ謙稱。

公等窮幸矣。擧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



皆修業。各爲一庵住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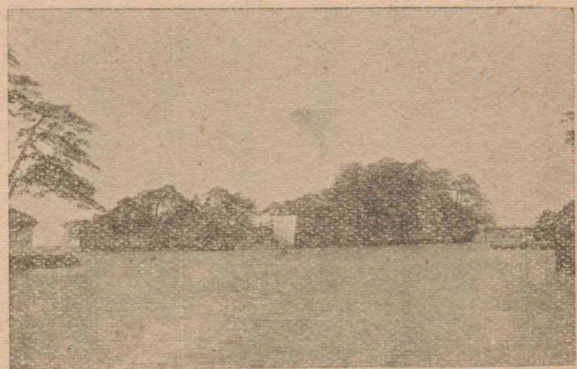
(明良洪範)

悟也。夫千里裸跣。雖緇徒不可爲。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爲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巖寺。後

寧靜子一著者大槻磐溪ノ別號。御島一雄島ノ作ル。松島中ノ一島。

超悟一スグレタルサトリ。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巖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攪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怪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攪吾頭。吾覺其手肉溫暖。以爲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爲超悟僧。益可想也。



島 雄

德篇一德川氏篇ノ略

德篇第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臂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

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

輾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

絕倒。敵忽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輒顛。

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

身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鹽。

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



德川家康像

東照公一德川家
康元和二年太政
大臣ニ任ゼラレ
其ノ年ニ薨ズ。東
照大權現ノ神號
ヲ賜ハル。

絶倒一コロガツ
テ笑フ。大笑スル
コト。

淋漓一シクタル
サマ。

將息一體ヲヤシ
ナフ。養生ニ同ジ。

齒舌不傷。竝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明良洪範續編)

鈴木久三郎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

願賜君軍。則臣一人畱死於敵。君宜以其閒脫走。公曰。吾

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赴

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

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爲死。不

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殪三騎。則敵不復追

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鶴の毛衣良將達德鈔)

照公一東照公。

軍麾一サシツバ
タ。采配。麾音キ。

傲然一オゴリ高
ブルサマ。
追躡一音ツキ。デ
フ。アトカラ追ヒ
カケル。

吉田今ノ豊橋市ノ舊名吉田之役ハ永祿七年三二
略一音ガ迎ヘ撃

重次一本多作左衛門
安部川駿河國ニ在リ
湯鑊之刑一カマイリノ刑鑊音クワク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今川氏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爲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井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矣。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鳩巢小説責而者草第二篇）

重次破釜

安部川、積有一大釜。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之刑者。照

許邪一重キ物ヲ動カス時ノカケゴエ

成瀨小吉一名ハ正成後、軍人正ト稱ス。尾張國犬山城主。
辟易一音ヘキニエキ退キ避ケル。

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邪而行。本多作左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人釜也。作左怒、就命椎破其釜。頃刻盡碎。因謂其宰曰、疾往告主公。有志天下者、刑措是望焉。用此不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公聞之、慚悔曰、吾過矣。召作左、陳謝之。
（武野燭談明良洪範）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畱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爲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

北一北ハ陰ニテ
日ニ背ク故ニ敗
走ノ義トス

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
此之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
壯士死戰之秋從者不及縱轡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勵我軍
我軍爲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爲根來
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
爲將者小吉一人云 (武將感狀記)

濱松夜話

偏師一部隊ヲ
イフ
森武藏一武藏守
長可
池田勝入一信輝
入道シテ勝入齋
トイフ其ノ子ハ
之助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
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
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

小幡龍泉寺一共
尾張國東春日
井郡一在リ
倉皇一アワテル
サマ
電擊一電光ノ如
クスバヤク敵ヲ
擊ツ
頓一兵士ヲヤド
ラス
夜斫一夜討斫音
「シヤク」撃ナリ



濱松城 (筆重廣)

水内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余領而起倉

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電
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我軍
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
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
山野軍無有統紀衆皆勸夜斫
余不從深夜舉軍遂歸小牧矣
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爲
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
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
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

吉赤身走_二上國_一、則於某爲利乎、爲不利乎。晝閒之戰、斬_二其
愛將三人_一、於吾心猶以爲過。況多殺親臣、以深其讎乎。於是
諸老臣皆服其遠算。
（岩淵夜話別集）

鶴章繡衣

與關白和之年、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公命左右致_二外
套_一。侍童近藤縫進一繡被、卽關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
公顰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著之。
今豈可再著以破我家朴素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明良洪範）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亂之主、故物物流豪華、照祖開關太

與關白和一天正十四年（三〇四）家康秀吉ト和ス。

顰蹙一音、ヒン、シユク、肩ヲヒソメル。短挂一短カキ羽織ノ義。挂、音、クワイ懸ノ意。

平之君、故事事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一公先後
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亂、何時定乎。吁、亦天矣。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
之、獻諸濱松。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
君臣相詬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
人之目耳。乃實蜜柑於大篋、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濱松。公視
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爲尋常蜜
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
氏之業衰矣。
（治平金訓）

江南一支那揚子江ノ南ノ地方。相一相州即チ北條氏。詬一訓、ノシル。嘲罵ナリ。山中奴婢千頭一蜜柑千箇ヲイフ。篋一音ヒ訓、ハコ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竝以威權凌其主。故有此語云。關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州皆歸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往有來入仕籍者。及照公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從焉。公俄起出庭、吉丸捧刀、不及著履、徒跣從之。時天暑、砌熱、金三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詬曰、同僚雖親、豈堪爲執履之役、渠行之稠人中、何不知恥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訴。公召金三詰之。金三答曰、吉丸臣舊主之子、臣不忍視其炎天徒跣、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公嘆曰、金三雖年少、不

如往ユクニ同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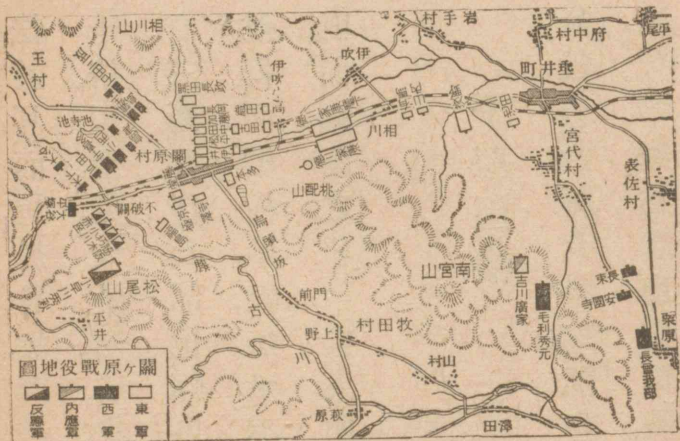
砌一音セイ階下ノ石ダタミ。稠人一人數稠音テ立

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嘉尚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岩淵夜話別集)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畱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爲人。每

關原—美濃國ニ在リ。
 本多—佐渡守正信。
 更事—世事ヲ經歷スル。



酒井金三郎 關原之役

井伊兵部 | 兵部
少輔直政 | 左衛門 | 左衛門大夫正則

大谷刑部 | 刑部
少輔吉隆 | 越前國敦賀ノ城主

土宜 | ミヤゲ

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爲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明良洪範續編

平塚因幡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輿。使平塚因幡守爲廣代指麾。爲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送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爲冥途土宜。請速爲計。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爲爾。棄畱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畱羅

六乃巷 | 佛說ニ
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聞天上ノ六道ニ行ク途ノ分岐ノ處

加藤嘉明 | 伊豫國松前城十萬石ヲ領ス
加藤内記 | 忠明
佃次郎 | 兵衛十成

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畱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足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爲廣戰疲。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樞井某。揮槍輅之。爲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爲汝寶。乃授首云。 常山紀談

佃十成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照公東征。使其臣加藤内記。佃次郎。名十畱守。豫之松前。既而石田三成。舉兵京畿。

平塚因幡 佃十成

藤堂一高虎伊豫國大洲城七萬石ヲ領ス。

即一モシ

餽一音キ訓オクル食物ヲ贈ル。

反間一敵狀ヲ探リテ反リテ其ノ開隙ヲ我ニ利用スルコト。

敵贏一ツカレヨワル。

幕一音ジヨク訓シトネ茵席ナリ。

天下分爲東西。安藝毛利氏首屬西軍。時嘉明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島宗戸等率兵三千入豫攻松前。先致書城中曰。速致城去。不則一擊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盡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之。陣三津濱以待。當此時藤堂氏兵在大洲。使人約救援。城中大喜。十成獨奮曰。敵雖衆。以計擊之。何不勝之。有即不勝。有枕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十成聞之。陰募狡猾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爲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悅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銳卒。畱者敵贏之餘耳。而佃次郎現病在幕。一城無復鬪志。皆將遁去。敵兵聞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

間道一ヌケミチ。人ノ多ク通行セザル道。

裹一音クワ包ツツムナリ。

鞭一音ベンムチウツ。船ヲ急ガシムルナリ。

生口一軍中ノトリコ。

肩以爲標號。身獨畫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法螺便退。夜乘風雨發。間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亂。十成提薙刀奮擊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創而退。翌早敵復來。攻加藤內記。出拒之道後村。十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來則難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幕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爲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風早浦。鞭船以歸。安藝是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畫松字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勳狀曰。不假他人。能全一城。義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勇也。賞之以豐公所賜兜鎧一領。而給

浮穴郡六千石、及加藤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常山紀談)

雨降地固

關原亂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亂、所謂雨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亂、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爲安、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爲然。(常山紀談)

妖氛一消、エウフ
ン不祥ノ氣。

老一隱居
駿城一今ノ靜岡
市ニ在リ。
霹靂一急ニ鳴リ
轟ク雷
窓ニ窓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飈盆、霹靂連聲、窓戶

股栗一オソレフ
ルヘル。

太公一家康ヲ指
ス敬稱
一副一一枚
天一空模様

噓類一食ヒテ生
活スルモノ。即チ
生類ナリ。
談一コトヨセル。
夙世之業一前世
ノ約束事。夙ハ宿
ニ通ズ。業音ゴノ
因縁ノ義。

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諭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所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齏、無復噍類。乃諉以爲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岩淵夜話)

雛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

山衲—山僧、衲音「ナフ訓」コロモ

播鼓—味噌ヲスル。播音ライ。鼓音「シ」味噌ノ類。

辭色—コトバト顔色ト。

緇素—僧侶ト俗人ト。研槌—スリコギレンギ。

昔有山衲、迎雜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雜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播鼓、師瞋、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廁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辯。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播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播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廁、則本寺新造、

圓—音セイカハヤ。縣吏—地方官。ココニテハ代官ヲイフ。

一圓、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為雜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岩淵夜話別集)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攜稚兒泣於路者。怪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流涕曰、「妾前村一嫗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

嫗婦—寡婦ニ同ジ。ヤモメ。

讓責一セメル。讓ハ言葉ニテ責ムルヲイフ。

畢生一生涯。終生ニ同ジ。



放鷹圖

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者、而一一放逐、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嫗而之他甚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嫗復其所、召縣吏讓責之。
（武野燭談）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空拳叩前鞍、連呼曰、

睡一音ツキ訓ク

井伊兵部一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書一中務大輔忠勝。

「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願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睡、及老屈伸甚艱云。公語人曰、鎧冑之爲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次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瘢。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爲可耳。其不尙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

（常山紀談、明良洪範）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幕、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怪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爲

悉一訓ツクス。スベテ知ル義。

奄然一ニハカナ
ルサマ、グチマチ
奄、音、エン

興國寺城一駿東
郡原驛ノ北ニ其
ノ城址在リ。

公邑一幕府ノ直
轄地。
田原一富士ノ裾
野ニ在ル村。
呂宰一代官。

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毛奈阿羅
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邊盤。譯曰、死可惜
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
逝。時年六十三。 (治平金訓)

天野清節

慶長中、天野康景爲駿河興國寺城主、食三萬石、嘗有所營
造、翦國內竹積之、使衛卒三人守之。一夜有羣盜來掠竹而
去。衛卒覺之、追斬一人。餘衆逃散。盜係公邑田原之民、邑宰
井出甚之助、使人讓康景曰、不告而殺公民、其罪不赦。宜斬
衛卒以償之。康景不肯曰、殺盜古今之定法。必欲誅殺盜之

不辜一罪ナキモ
ノ辜、ハ「ツミ」
遯一遁ニ同ジ。

成瀬隼人一隼人
正正成、尾張國犬
山城主。
姦慝一ワルモノ。
慝音トク。
欺罔一音キ「マウ」
アザムキイツハ

人、請誅康景。井出不能強訴之於官。當此之時、本多正純、機
智用事、躬親來諭康景曰、公命一下、不可以中止。不則國威
不立。宜使三卒探闖、誅其一人、以了命。康景對曰、既云國威
不立、敢不謹受命。退而自謂、殺一不辜而利於家、丈夫所恥。
不如遯以潔吾身也。遂棄三萬石而亡。後不知所終。

(駿臺雜話)

成瀬奇獄

有米商八郎兵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富。及成
瀬隼人正成來爲領主、政令嚴肅、姦慝逃跡。八郎大懼、自首
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知惡自訴、其心有可恕。

陽！オモテムキ。
陰ニ對ス。
麿至一置クンシ
羣リ來ル。

況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之肆來買米者、日麿至、其富竟倍他日。

(良將達德鈔)

大窪彦左一久
保彦左衛門忠教
外廳一表書院。
少一缺ナリ。
青菘一タウナ。フ
ユナ。ツケナ。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卽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

大窪佳譚

慈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廚人。

(古老雜話・良將達德鈔)

奇童

勝重一板倉氏。
京尹一京都所司代。
餅餠一モチ。餠ハ
養ニ同ジ。
沈吟一思ヒニシ
ヅム。

勝重子重宗、代父爲京尹、謁祇園祠。祠前羣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羣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餠爲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喫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明良洪範續編)

利勝—時ニ下總
國古河城十四萬
石ヲ領ス。
漢絲—支那ヨリ
渡リシ絹絲。
零餘—スコシノ
ハシタ。
帶尾—下ゲ緒。
拮据—手バヤク
細工スル。
欣然—ヨロコブ
サマ。
謹慤—謹ミ深ク
シテ心ニ誠アル
ヲイフ。
蠶繅—晉サン「サ
ウ」蠶ヲカヒ絲ヲ
トル。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擧漢絲、零餘尺許、付侍臣大野仁兵曰、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問。居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呈。利勝乃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無用之用、今而驗矣。遂召其老寺田與左衛門、命之曰、寡人甚嘉大野仁兵謹慤而重主命也。其增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爲物、成於彼土桑婦蠶繅苦辛之手、而展轉航于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

博—贏チ得ル意。

可也。因戲曰、二尺之絲、博三百之祿、所獲亦多矣。夫笑鄙吝者、欲何爲。」
（明良洪範）

酒井忠利

酒井忠利—若狹
國小濱藩主ノ祖。
川越—武藏國入
間郡ニ在リ。
里正—庄屋。
夷然—心ノ安ラ
カナルサマ。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後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利巡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禮之宜。不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土納貢課役、不敢後他邑。而以盡其職。主之所知也。今有何無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言、小人不致奉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主之名耳。忠利夷然以解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村備後、各從其所。自稱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瀧心一ハ心セマク
氣短シ。褊トハ衣
ノ小サク短カキ
ライフ。

耳。照公聞之、歎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欲逞己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智、豈常人所能及耶。 (明良洪範、武野燭談)

松平信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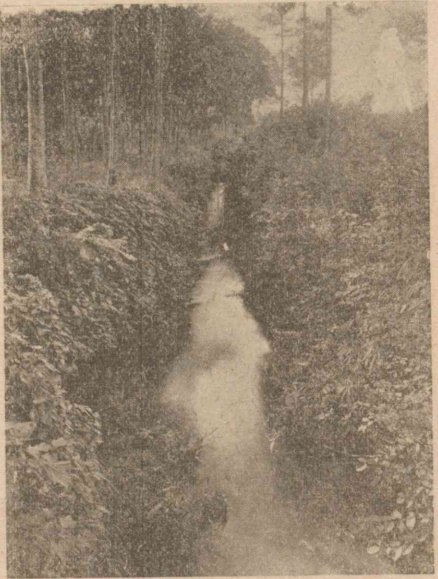
松平信綱一慶長
十六年武藏國川
越ニ移封ス。
野火止一同國足
立郡ニ在リ。
置一トモシ、芝ナ
蕭條一サビシキ
コト。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內有野火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稻田可以開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三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

沮洳一菅ソ『ジヨ』
シメジメシタル
ヌカルミノ地。

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

河潤九里一莊子
ニ出ヅ。



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爲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

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

蘿蔔一大根。

撫然一アヤシミ
驚ク貌

達新河岸信綱撫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
感歎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老談一言記)

太田某

台徳公一二代將
軍徳川秀忠台徳
院ト諡ス
佛然一怒ルサマ
佛音フツ
井上正就一遠江
國横須賀城主

台徳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佛然而
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之死井上正就
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
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閑既有期矣顧太田
所爲誠無禮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
羣下將何所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
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何語汝

牙兵一旗本ノ士
フイフ
池籾一イケス

弋一音ヨク弓ヲ
射ル
園一鳥獸ヲ飼フ
藪一藪

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籾之魚自烹食之我聞
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大聲
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
此時有弋於園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
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爲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
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
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
文字刀。
(常山紀談)

本多三彌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疎豪而率直照公嘗

高館一奥州平泉
ニ在リ。

桃配野一關原驛
ノ東ニ在リ。
監軍一軍目附ナ
リ。

拗一音アウ訓ネ
ヂケル
若一カクノゴト
キト訓ム。

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
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
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尙陣在桃配野三彌時
爲監軍走來告曰敵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
敢多言三彌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
及大阪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
彌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淳
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
彌故態亦復發歟 (常山紀談)

賢 媼

大婆公一岡部某
ノ女今川氏ノ士
河村善右衛ノ妻
タリ河村歿シテ
後天正七年秀忠
生ル家康召シテ
乳媼ト爲ス。
厨下一臺所
饋一食物ヲ進メ
贈ル
放饑一飽クマデ
食フコト。

毅然一シツカリ
シテ強キサマ。

台德公乳媼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公云
媼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阿母眷遇之渥
至老不衰媼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次盡致轎夫僕隸於厨
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椀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
其放饑而止以此爲平生娛樂也一日日本多正信來候見其
親饋驚曰大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爲媼
毅然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爲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今
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爲彌八郎之時耶妾昔微時欲施一
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數十人快然
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爲天下大
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

賢 媼

赧然一恥ヂテ赤面スルサマ。赧音「タン」病一病氣ノ重ルヲイフ。閑然一缺點ノアルサマ。

省也。正信赧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媼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閒然也。公又問。果無所私請乎。媼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公將起。媼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爲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暝。
(明良洪範鳩巢小説)

台德公美事 節錄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旁好插花技。每

插花一活ケ花。

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左右啓曰。盍插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

(名將名言記)

公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聽。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
(雨夜の友良將達德鈔)
公嘗語左右曰。人有恆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闍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謬。當云。浮世既短矣。不可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強乎。
(雨夜の友良將達德鈔)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

恆言一人ノツネニ口ニスル語

紀公一紀伊大納言賴宣家康ノ第十子。南龍院ト謚ス。

連連一音チユン
「テ」進ミ難キ形
容。

粧奩一化粧バコ
奩音レン

絶倫一人竝スグ
レル。

灑然一驚クサマ
灑音サイ

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
勇士將執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爲舊主所錮仕路連連
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
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常山紀談武邊咄聞書）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
資而爲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
武絶倫不足怪也。

南龍公

南龍公武勇絶倫。行事亦多猛暴。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

一粲一笑。粲ハ
白米ノ義。轉シテ
白齒ヲ出シテ笑
フライフ。

阿閉掃部一近江
國山本山城主阿
閉淡路守長之ノ
子。父長之ハ明智
光秀ニ黨シテ秀
吉ノ爲ニ族滅セ
ラル。撮甲禮一具足ダ
ソクノ著ゾメ。

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開之花過午猶榮。所以
供一粲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
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
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武野燭談）

阿閉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爲勳閥之士以重祿聘
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爲其子行撮甲禮。請掃部爲賓。
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撮甲之初願子語當年
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
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

南龍公 阿閉掃部

余吾湖一賤獄ノ
麓ニ在リ。
鑣一音ヘウ馬衝
(タツワ)ナリ。
輸贏一勝敗。

方齋一時ニ狛氏
ニ客トナル。

契關一無沙汰。

好一引出物ヲオ
クル。

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來所
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
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巖矣。
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
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爲誰。身是青木
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閒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
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
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
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卽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關
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
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談臺雜話)

忠直一德川秀康
ノ長子。

艷然一怒リテ顔
色ヲカヘルサマ。
艷音フツ。
伊藤某一伊藤玄
蕃一サシヅス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
以匡救君過爲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
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
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
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
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
此。萬一有事。誰爲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爲可用。是臣所謂可
歎者。侯艷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
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卻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

甘心一心ノ思フ
マニスルライ
フ

儼然一オゴソカ
ニシテ犯スベカ
ラザルサマ

剝啄一音ハクニタ
クコソコツトタ
タク音ノ形容
蹶然一急ニ驚キ
起ツサマ

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晝閒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爲東照公之孫。 (駿臺雜話)

大猷公一三代將
軍徳川家光。大猷
院ト諡ス。

檀越一佛教ニ歸
依スル信徒。施主。

大樹一將軍ノ別
稱。

百日之澤一禮記
ニ百日之蜡一日
之澤トアリ。蜡ハ
歲末ニ行フ祭ノ
名。百日勤勞シテ
一日飲酒ノ歡ヲ
爲ス。是人君ノ
恩澤ナリトノ義。

大猷公寬仁

公嘗放鷹。目黑與左右微行。憩邑中成就院。公賞其壁畫。問寺僧曰。貴寺亦有檀越乎。曰。唯有保科君。然祿微。喜捨甚乏。嘗聞保科君大樹親弟。賤民且知同胞相憐。貴人何情之薄耶。公色少變。目左右辭去。僧後知其實。大懼待罪。無幾。公增封保科正之。山形二十萬石。又附寺田若干。又嘗歸自游獵。路過傳馬街。有醉漢臥道前。驅屏之不及。而公既至矣。問曰。彼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狂。惟斯時爲然。故此漢亦飽會主之酒。而醉倒也。公曰。其快可想。我且與之下物。解所獲一禽。以賜

之。一市人皆感泣，爲廢神會，以到于今。（德川實紀附錄）

黃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戸黃門義公時，有人銃

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歲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



德川光圀像

黃門義公權中納言德川光圀義公ト諡ス。黃門ハ中納言ノ別稱。

云「コ」ニト訓ム。發語ノ辭。或ハ無意味ナル助辭トシテ用ヒラル。巨刹ト大寺院。刹音「サツ」通音「セツ」

嘗一試ナリ。

瞳若一驚キテ目ヲ見張ルサマ。

沙門一僧侶ライ

呆然一アキレテ物モ言ハレヌサマ。呆音「ハウ」浮屠一僧侶又ハ寺塔ライフ。

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躊躇。八僧觀之，瞳若不出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

痴心住士

光「咄、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

門一哀以宥之。今乃八僧駢首，呆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八僧，而宥殺鶴者。（明良洪範）

新近古史談鈔 [新制版] 終

ふ	ひ	ひ	ひ	ひ	は	ば	ば	ば	ば	ば	は	は	は	は	と	と	と	
よう	よう	き	ん	ん	ん	つ	く	う	う	う	う	う	い	い	う			
富	冰	憑	匹	祕	凡	跋	麥	莽	帽	冒	襲	寶	旆	杯	霸	鬪	菟	免
富	氷	憑	疋	秘	凡	跋	麥	莽	帽	冒	襲	寶	旆	盃	霸	鬪	菟	免
え	い	い	あ		ゑ	ろ	り	り	り	り	り	ら	み	へ	へ	へ	へ	
い	つ	う	ん		い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詠	逸	祐	庵	(同)	衛	爐	鄰	稟	兩	涼	榴	畱	亂	脈	駢	餅	屏	竝
詠	佚	佑	菴	字	衛	炉	隣	稟	兩	涼	榴	留	乱	脉	駢	餅	屏	並
けん	けん	けふ	けい	けい	ぐ	く	ぎ	き	き	かん	が	が	か	かい	お	え	え	え
ん	ん	ふ	い	い	わ	わ	よ	や	や	ん	く	く	い	ん	ん	ん	ん	ん
險	劔	脇	協	徑	玩	廻	馭	強	基	鑑	嶽	濠	坑	界	汚	鹽	宴	煙
嶮	劍	脅	叶	逕	翫	回	御	强	基	鑒	岳	壕	阮	堺	汗	塩	饗	烟
せう	せい	しん	しよ	しよ	しよ	じゆ	しふ	しう	しう	し	し	し	さ	こ	こ	こ	こ	こ
う	い	ん	く	く	く	ゆ	ふ	う	う	し	し	し	く	く	う	う	う	う
鈔	壻	唇	飾	處	煮	呪	澁	讎	周	背	嘴	弛	姉	册	剋	関	拘	句
抄	婿	唇	飭	処	煮	呪	澁	讎	週	眦	紫	弛	姊	册	剋	関	拘	句
ひ	は	は	ば	は	に	ど	て	ち	た	た	た	そ	そ	そ	せ	せ	せ	せ
よう	ん	ん	う	う	ん	う	い	ん	ん	う	う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ん
甕	阪	汎	亡	髡	姪	同	隄	沈	歎	搗	島	韜	村	酢	疏	僊	船	氈
甕	坂	泛	亾	徙	妊	全	堤	沉	嘆	搗	嶋	韜	邨	醋	疎	僊	船	氈
ゐ	わ	ろ	れ	れ	る	り	り	よ	よ	や	や	め	ま	ほ	へ	へ	ぶ	ぶ
ん	ん	ん	い	い	わ	や	や	う	う	ん	ん	ん	ん	う	ん	う	つ	つ
韻	盃	艦	匱	禮	淚	略	裏	涌	與	彌	野	綿	萬	峯	徧	颯	佛	髻
韻	碗	艦	匱	礼	泪	畧	裡	湧	与	弥	埜	綿	万	峰	遍	颯	仏	髻

正俗字及同字一斑

(略名) 明治簡野近古

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
 和和和和和和
 十十十十十十
 四四四四四四
 年年年年年年
 十十九十九十九
 二二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月月
 十十一十一十一
 八三二一八五
 日日日日日日
 修修修修修修
 正正正正正正
 再再再再再再
 版版版版版版
 發行發行發行
 行行行行行行



發行所

東京市麹町區飯田町二丁目二十番地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日本出版文化協會會員番號 一一七五二二

編輯者 簡野道明
 補修者 佐藤文四郎
 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眞砂町三十六番地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代表者 山本慶治
 印刷者 東京市本郷區眞砂町三十六番地 日東印刷株式會社 代表者 龜谷良一

新修近古史談鈔
 定價金參拾八錢

配給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淡路町二ノ九

孝于
禮于
難孝
友于
不蔽
簡在
華心
扶
不
爲所
而
民
不
爲所
而
民
不
爲所
而
民

広島大学図書
0130449515
